

新策正本

二

113
690
2

30

25

20

15

10

5

13
文選
690
2

新策卷之二

大和三年五月

○兵制略

賴襄曰。古猶六十六國之兵。每國五千騎。大凡三十三萬騎云。此以中朝以後之制言之也。上古之世。文武一途。舉海內皆兵。而其元帥則天皇。其偏裨則大臣大連。是國勢所以軼萬國也。及至中朝。制度漸繁。乃特置將帥。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建左右馬寮。以畜貢馬。而有頭監焉。又有兵庫。

寮者。天下兵制。乃可概舉。而兵農一致。未有所謂武士者也。大率沿邊之國。諸郡皆有軍團。四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至文武朝改之。三分取一。兵一千人者曰團。置大毅一人。少毅二人。領之。六百人以上者。大毅少毅各一人。五百人以下者。毅一人。二百人者。校尉一人。一百人者。旅帥一人。五十人者。隊正一人。十人者。曰一火。五人者。曰伍。伍二曰火。火五曰隊。隊二曰旅。旅十曰團。凡兵每一人。充米六斗。鹽二升。每一大火充六駄馬。其便騎射者。爲騎兵隊。其餘爲步兵隊。每隊定強壯者二人。分充弩手。其上番者向京一年。

向防三年。向京者曰衛士。向防者曰防人。如舍人帳內資人事力。亦兵士之名。而與衛士別。其衛士者。隸左右近衛者六百人。隸左右衛門者千二百人。隸左右兵衛者八百人。又有隸檢非違使廳者。是皆其尤強幹者。國郡簡點貢之京師。而自餘衛士號曰大番。不在此限。皆造歷名薄二通。一通在國司。一通在兵部省。每年有司據薄以次差遣。若有征伐之事。令沿道諸國差發。其二十人以上者。須契勅。有關之國。須契。其餘待勅符勘合遣之。凡征行一萬人以上。將軍一人。副將軍二人。軍監二人。軍曹四人。錄事四人。五

千人以上減副將軍軍監各一人錄事二人三千人以上減軍曹二人各爲一軍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大毅以下不從約束者皆聽其專決還日具狀以聞於是以上勲位十二等論功酬勞而奪其兵權散兵復舊凡其器仗建兵庫藏之諸國竝有庫出納以時皆與兵部共其事蓋兵部掌內外武官名帳考課選叙位記兵士以上名帳朝集祿賜假使差發儀仗城堙烽火等事而不得于征伐之事將帥臨時被命者事征伐之事而不得常握其兵六衛之將督常握其兵而其力不及臨時將

帥其權不及兵部諸官朝廷防亂之制如此嗟峨淳和以降百度弛廢藤原氏世相而源平氏世將陸奥七國之兵及關東八州之軍民世屬將家雖平時而自獮武士武士之名於是乎起鳥羽之朝下制符七道禁諸國兵民屬源平二氏而不可止後白河帝乃假二氏之力以固其位而二氏更相吞噬天下兵馬之權竟歸於源氏源氏以降天下之人咸隸武門無後兵制可言者猶上古之世而兵農之分又自此始當二氏之相傾也各私其兵獮曰家人家人者世相領屬之謂也而源氏世樹功邊陲其家人什陪平氏

是其所以稱霸業也。家人有大名小名之目名者。名主也。蓋其始豪戶大農。多蓄丁男。所謂歷名帳。此戶之丁居其半。故謂之名主。而百度之弛。因仍苟且。差發不次。其被差發者。亦喜功徼賞。終至不自畔。而役使下戶。已則稱武士。專習武事。自源賴義爲將士。請賞典。而朝議靳而不與焉。源義家拊循有方。恩威並施。然後東國之大小名。皆爲其家人。以及源賴朝。而西伐東討。皆憑其力。霸業以成矣。其有征伐也。作書檄下沿道。則所謂家人者。帥其私卒。不日而集。私卒有家子郎等之目。皆謂其同族子弟也。其器用百需。

皆資給其土。而人人以畜牧爲務。騎步隨便。散而自戰。終以此得意天下。而以家人爲諸國守護地頭。使各自守。守其土而食其毛。農食六分而兵食四分。兵農之勢隱然分矣。而其兵尚猶地著也。源氏北條氏之世。兵馬精強。非後世所及者。以其地著也。降至足利氏。承源氏北條氏。守護之制。而倣中興封建之典。兵馬事體漸變其故。加之軍役煩興。諸國武士稍離其故土。常就其將率。隨而轉徙。而天下之兵漸不地着。至其季世。群雄割據。務競進取。往往招納亡命之士。以爲爪牙。取其奉養於農。農不給焉。則使亡命之

徒略其外境以自封。兵之與農始不相離。自織田氏以至豐臣氏之時。則將校之封數數紛更。於是常聚其士卒于城府。以便遷徙。其不地著者定。而兵與農全分矣。故其所謂士者。自非職事官。皆更直番衛。猶古之衛土。而貴重異焉。士之下有徒。徒之下有卒。士有扈從馬廻之目。皆戰國時呼麾下者也。卒有足輕與力同心之目。皆戰國時呼所納亡命者也。自士以下皆分部伍置頭領之。此類槩謂之兵。而士與徒世襲祿位。卒賤役也。簡點罷免。一任其頭長便宜爲之。其或有所闕乏。乃驅農民彌縫之。當是時。以穀課之。

多少等其兵役。以兵役之衆寡等其貴賤。大率一萬石者百六十五人。十人一伍。伍長一人騎馬爲十六騎。五十騎一隊。併步卒雜兵爲五百人。一隊之陣。鳥銃居先。弓次之。長柄次之。鎗次之。雖多至數十萬騎。以此推焉。然織田氏。豊臣氏居畿內。多步兵少騎兵。不類源氏。北條氏。興關東習騎戰者。而當時言兵者。槩宗武田氏。武田氏蓋國甲斐信濃。其地險阨。不便騎戰。其騎馬徒取致遠。而及戰則下馬徒步。豊臣氏之西征也。令具三十萬人糧二萬匹芻。蓋騎戰之廢始于此時。而士有祿三百石。然後得具一馬。故三十

三萬騎之數。不可與古比云。

○財用略

我中國上古蓋謂之食足之邦云。至新羅高麗諸蕃或貸我穀種數萬石播之其土。足以見其治之貴穀矣。賴襄曰。余廣視宇宙無不錢穀爲重者。而古貴穀今貴錢。今貴錢者。彼此皆然哉。是以古之時。獨有穀而無錢。亦猶彼日中之市抱布買粟也已。夫孝元而上尚矣。崇神帝敬天崇神。轉筭爲吉。疫息而大熟。十二年始校人民更科調役法。時猶泰平。泰平者穀之周也。爾後列朝之策。穀飢必書。穀熟必書。以爲大故焉。垂仁帝始詔諸國修池沼置屯倉。以備水旱。是垂

仁之所以爲仁也。仁德帝都攝津之難波。登高津之臺。望炊烟而不起。以爲重憂也。於是乎室不堊柱不藻。菲其服食。悉除天下之課役。厲精求治者三年。登上臺望之。嚮之不起者。如朝霧之氣。帝喜作歌。民至今誦之。登臺之章是也。帝猶以爲不足也。乃鑿茨田江。築堤闢田。所謂鑿江也。亦鑿大渠于山背。以溉其田。遂置茨田屯倉。定春米部。其餘備池沼。鑿溝渠。闢墾田。一代之策不絕書焉。是仁德之所以爲仁也。故平安之得民乎。千載之下也。蓋源于此也。自是其後。列聖相承。無不以穀粟爲治之本。顯宗以遺孽。久潛微。

賤。備知民間疾苦。及即位。勤政從約。以富百姓。歲比大稔。米石一錢。其崩也。民如失其父母。以武烈帝之猛。尚使皇后親蠶。詔天下課種桑。桑且然。農可知已。安閑帝最專意乎此。以前代蓄積未廣也。於是欲天下國郡莫不置屯倉者。而中道崩。宣化帝繼先皇之志。遣大臣蘇我某等。巡按諸道。列置屯倉。詔曰。食者天下之本也。金銀萬貫。不療飢也。白玉千箱。不補寒也。其貴穀也如此。以至孝德之朝。其治民之制。始可得而記云。五戶相保。一人爲長。以五十戶爲一里。每里長一人。滿六十戶者。割其十戶立一里。置長一人。

不滿十戶者。隸大村。田五尺爲步。長三十步。廣十二步。曰段。一段之田。獲米二石五斗。凡度以秬黍中者。十粒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也。凡量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爲籥。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也。民自二十二至六十曰丁。丁男一人。給田二段。女子減三分之二焉。謂之口分。其賦三等。田有租。身有庸。戶有調。租者丁男一人。米二斗。二升。庸者丁男一人。每歲十日役使之。調者絹絲綿布及雜物。隨其土宜。每一丁絹八尺五寸。六人成一疋。布二丈六尺。二人成一端。孤寡鰥獨不預調課。謂之

不謀戶。每六年檢戶籍班田。而有災必蠲。有飢必除。有屯倉。有義倉。有公廨田。屯倉以備凶荒。義倉以賑貧困。公廨以填逋欠。蓋倣李氏制。而仁厚過之。此時蓋始有錢與穀並用。而獨稅穀不稅錢也。自從大化白鳳。馴致慶雲。和銅之際。錢幣之用漸盛。金爲上幣。銀爲中幣。錢爲下幣。置鑄錢司于京歲鑄之。額十萬一千貫。用銅五萬一千餘斤。鋗一萬五千餘斤。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也。蓋承平之久。商旅四達。始貴此賤彼也。金銀之製。孰得而知。而和銅貞觀寬平延喜諸錢。猶有存乎。

今者大都以純銀若銅。有輪郭肉好。徑一寸七八分。
初廢銅錢行銀錢。後銀銅並行。蓋初苦錢輕物重。後
嫌錢貴物賤也。其後令伊賀伊勢等諸國始輸錢調。
延及諸國。爾德之朝。工役繁興。刑法嚴峻。吏民始彫
弊。方帝之時。京城東西市糴米斗百錢。始令民輸
錢於官。以拜爵位。而漕陸奧出羽之穀六萬餘石。以
賑飢民。光仁桓武繼之。革諸弊政。自聖武以來。東北
多事。及至於此。遣征東將軍坂上田村滿等。發東海
東山兵二十萬伐陸奥夷。勅二道運糗糧十二萬石。
于多賀城而糴價賤於前朝數等。禁輸錢取爵。當此

之時。六十州守吏以官爵賞罰之。民部省總天下上
計。天子親聽之。海內富庶。烟火萬里。而王家之運漸
趨叔季。禮文日美。物力日絀。末民豪權之徒起。民產
始不均。嵯峨帝朝遣吏括畿甸富商之錢。以散給貪
民。帝始不親民政。民部諸官概世官子弟。不習下情。
而委諸守吏。班田之法漸廢。民產愈不均。及至文德
清和之際。相家專政。藤原良房爲清和帝之外舅。請
帝幸其第。召農民作耕耨狀。使帝觀之。曰。欲示稼穡
艱難也。相家之結人心。自此時始。而上下相習。奢侈
漸甚。延喜帝欲行儉富。與藤原時平謀。使時平盛

其車服而朝。天子則大怒。禁其朝請。卿大夫震懼徙
儉。而未幾復故。後三條帝明達勤儉。以富民爲任。諸
弊大革。自班田制廢。相家專權。權門莊園交錯治下。
守介之政不得周民。及帝之時。乃收七道莊園公文。
而悉銷廢之。錢穀上計莫不親聽。而御宇不永。白河
堀河以還。莊園復故。土豪兼併田地者。蟠屈其間。與
守介相結。競爲姦利。縣官不能禁。凡本朝制兵農一
致。每有軍興。兼併之徒。多出兵賦。往往有功效。則方
面將吏倚爲爪牙。又挾其利。收攬小民者。源平二氏
爲最。皆世將也。保元之變。朝廷徵兵四方。而安藝守

清盛。下野守源義朝等。挾兵威徼功賞。卿大夫束手
聽其所爲。而食粟之權竟全歸將家云。文治元年。源
賴朝用大江廣元策。請朝曰。畿內山陰山陽南海西
海二十六州。不論權門勢家莊園。每一段課米五升。
以充兵糧。以追捕亂後盜賊。制曰。可。此爲將家執兵
食權之始。後又請其所私管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
房伊豆等諸州。去歲以往逋租。盡行蠲免。以復流民。
天下州郡盡准之。朝廷又可之。源氏之結人心類如
此。北條氏因之益重民事。泰時時賴爲最。其衣食皆
儉薄。多人所不堪者。天下是以富庶。而其後世亦驕

逸不親瑣事。而委諸嬖臣。民政以壞。而王家乘此以復其權。後醍醐帝恢復之初。橫恩濫賜。而天下土田不給。錢穀之本已不均焉。建武元年。興平數千人。修造大內。乃徵諸道守護家人采地租稅二十分一。以充其費。又多女寵好珍異。冗費亦鉅萬。乃鑄錢又造紙錢。是爲本朝交鈔之始。民間不便之廢不行。縣官令不能行者有刑。民勉行之。居無何。足利氏事起。帝南遷。而民不思也。建武之政。封建官制兵制法律。其弊多端。而其大失天下之心。而遽爲足利氏所奪之。其最大由也。足利氏則再以武人乘而奪之。爾後載

籍不明。無可記也。大抵十三姓終始擾亂中。其民政固不暇如北條氏之密。知徵稅充餉而已。而尊氏義詮數主。猶當草創時。自安薄約。至於中世。版圖漸廣。而奢侈漸長。義滿喜興造之始。借京畿富商之錢。號曰藏役。每歲四次。以四時配取。蓋後世牧長國用盡。仰商賈者。漸於此也。義教之世。嬖寵甚衆。費用累起。藏役愈加。一歲十二次。以十二月配取。至義政嬖寵興造皆倍前代。至室町府殿上之甍。一甍直六十萬錢。紙障一具直三萬錢。當此時藏役頓繁。無復常度。至歲之十一月九次臘月八次。天不能償之。則立稱

貸不償之法。號曰平均德政。加之農稅三十倍前代。後世重歛之習。亦漸於此也。又重天下牧長贊幣。凡室町時有特禮。課牧長供其經費。號曰大儀。大儀之舉或九歲一次。五六歲一次。以爲常。而義政時至五歲九次。海內騷然。是以至有應仁之亂。則牧長各保其國。競務耕戰。鑄山煮海。擅有其利。而室町氏坐困矣。至某季也。細川三好松永之徒紛紛而起。更管京畿利權。而最後織田氏興。盡併其權。蓋應仁而降。京城内外悉被兵燹。宮闈隳廢。公卿大夫往往散之四方。寄食牧長割据之國。而供御無所仰。列朝即位之

禮或舍而不舉。後柏原帝朝。本願寺僧納錢於官。而禮以舉。詔以僧准門跡。門跡者。皇子爲僧者也。後奈良帝朝。周防主大内義隆又納錢。而禮以舉。詔以義隆爲太宰大貳。正親町帝朝。安藝主大江元就獻金助之。而禮以舉。詔以元就爲大膳大夫兼陸奥守。繼其祖廣元之位。自稱德帝。至此再舉此政。及織田氏平定京畿。自貸私錢於京城富商。令每月輸其息於朝廷。以資供御。至公卿家計。無不措置焉。永祿十二年。遂發卒數千人。興造大内。以美濃二歲租充其資。豈臣氏繼起。襲其遺業。大興廢典。其未改幣也。頑金。

五千枚銀三萬枚於公卿及諸牧長其已改幣也。頒金三十七萬五千兩皆發其私藏也。二氏之得人心而暴起。蓋由此類也。然豐臣氏性喜遠大。視錢穀如糞土。天正中起大佛殿于京師。發二十二州卒。二歲而成。其他興造彌之。又屢游觀畿甸。天下物力已絀。而征伐亦不息。文祿元年。遣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十六萬人伐高麗。令出羽越後諸州負海之郡。運糧轉輸高麗。文祿四年。檢天下土田。蓋前古所無。亦出於素糧也。已而兵連不解。二歲賦役煩重。西南騷然。肥後判盜起。尋請和慶長二年。和破復遣十萬餘人。

濟海。吏四出調發糧餉。不論公私封。天下糴米價石八九十錢。會豐臣氏薨。遺言止役。而天下錢穀已竭矣。先是大佛災。豐臣氏後主繼造之。以銅鑄佛像。天下見行錢少。錢貴物輕。小民大困。而其度支使石田三成等侵盜縣官。又欲分其罪。則每有軍興及大徭役。千貫之費與五十貫錢於下吏。庶官承風倍克用事。征歛無藝。而天下人心愈離。以至滅亡。然豐臣氏先主起微賤。知民間疾苦。非後主比也。蓋武門之制。官民貿易。不與上古調役之制均。是故古人主奢傷。民儉。益民。後世不必然也。是故先主之數興工役。蓋

於天下未一之時。以此合海內耳目。散財於民。以總攬其心也。故當時其弊不甚著。而民乃有便之者。若其租稅。大抵以付之四爲率。其幣則金銀銅三物。金有大鈕小鈕。小方三品。銀有大鎰碎銀二品。銅有慶長通寶錢。鎌銀碎銀及錢。槩因前代。而大小鈕金造於天正十六年。其生前也。小方金造於慶長四年。其死後也。而皆出於其意。蓋前代金銀二幣大如今大鈕。特此圓彼方。方者割而用之。此小方所以作也。以小鈕金爲公私通用之幣。而大鈕金以爲牧長贊幣。軍興支費。小方金鎌銀及錢。皆以小鈕金爲母。而權

之。小鈕其重四錢八分。小方金以下綱之。小方金一錠直千有五百錢。小鈕金一兩直六千錢。大鈕金一兩直四萬有五千錢。銀則以其鎔形大小輕重爲直。小方金及銀及錢。皆因時價升降其直。而小鈕金之直一定不易。凡諸幣皆純其質。不多欵識。以防盜鑄。民頗便之。施行至今。大凡自兵食之權去王家。其貴穀賤錢之俗猶存。源賴朝之造大佛于平城也。其薦福之金。不滿五千兩。當時以爲盛事云。自足利氏錢幣之用漸盛。至豐臣氏而極矣。相模之役。餉二十萬石而金萬枚云。蓋攝津者。仁德之舊都焉。其俗尚貨

利多豪商。其地勢。播磨右彎。和泉阿波左抱。東海而西。中如巨江。和泉阿波之交。中斷者。亦如巨江。諸道之漕舶帆于兩巨江。而萃于攝津者。以萬數。攝津者。據其津也。大豪據以爲窟宅。賤糴貴糶。以收大利。自足利氏。將門牧長已資其獮貸。豪商操利權而翕張之。至豐臣氏時。天下牧長集大坂者。以其寄寓役錢幣也。則悉仰于此。行長三成之徒。或起商賈。而執吏務。則與此爭利。其政賤穀而貴錢。其後天下漸平。諸郡國復流亡。戶口滋息。田土加闢。鹽鐵之利。加出。而其習不改。蓋先王之制。藏兵於農。經於源氏北條氏。

而未變焉。故下尺符。則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不費一斗餉。有事則合。事止則散。歸田畝。衣食器用。自足於其土。而及足利氏以降。亂離相踵。兵常合於將。以漸封建之形。封建之形。成於豐臣氏。又數遷其封。故兵之常合於將者益甚。終至住其城下。猶寄寓之人。衣食器用。不得不資於商賈。乃悉販其祿。化穀爲錢。則姦民比周。射利其間。分據天下城府。各置壇坫。四達開利。諸州農亦日捨業改產。集于城府。城府之勢日盛。寄寓之人益衆。而天下之物力偏枯。是以糴價常貴。動至石七八十錢。其最賤者亦不下三四十

錢鹽醢薪炭諸物之價亦騰踊不可禁而錢幣之權漸輕。凡天下之糴陸奧出羽最賤關東次之攝津次之天下貨權常以此三所爲準漕運相資以時升降而其賤穀貴錢之習如一是猶大化和同之際邪。蓋升平之習自古爲然人而生此抑何幸也吾聞近世明主嘗誦宣化帝詔曰王言之爲天下之法也如此歟又下鮮能知之貴無益之財儲怨盈庫謂之良吏何其謬也故其下皆愛民不求富云有嘗上言曰世貴義政遺器臣以爲不祥猗歟君臣相戒如此欲不興得乎余欲使天下之民知其生之幸也作財用略。

○法律略

上世刑法之書四曰律曰令曰格曰式亂離以降多殘缺者其詳不可得而知云今記其大槩律十二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昏曰廄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刑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五等自十至五十杖五等自六十至百徒三等自一年至三年流三等安藝越前爲近流伊豫信濃爲中流隱岐土佐伊豆安房陸奥佐渡爲遠流死二等爲絞爲斬大罪之目八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

不義。謂之八虐。除八虐之外。皆得議。請減贖。贖以銅。特議之目六。曰議親。曰議故。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功。曰議貴。贖罪之目六。曰強盜贖。曰枉法贖。曰不枉法贖。曰竊盜贖。曰受所監臨贖。曰坐贖。令之目三十。曰官位。曰職員。曰後宮職員。曰東宮職員。曰家令職員。曰神祇。曰職員。曰戶。曰田。曰賦役。曰學。曰選叙。曰繼嗣。曰考課。曰祿。曰官衛。曰軍防。曰儀制。曰衣服。曰營繕。曰公式。曰倉庫。曰廐牧。曰醫疾。曰假寧。曰喪葬。曰關市。曰捕亡。曰獄。曰雜令。其條凡九百五十五條。大略如此。律憲肅也。令勸誠也。格量時立制也。式補其

闕而拾其遺也。吾先王謂民命所繫。故如此其周云。凡律令格式之書。緒於大寶。而成於延喜。弘仁貞觀。延喜三代各有格式。蓋成乎藤原不比等。清原夏野。大江音人。菅原是善。藤原冬嗣。藤原忠平等。諸人之手。諸人祖厭戶皇子之憲法十七條。皇子則祖種子命之中臣疏也。故本朝法律雖倣李氏之名。其實本祖宗所自有焉。故刑之不上於士。優彼成周。而漢唐宋明不能望我萬一。上古之世。天皇無不親蒞錄囚徒。不惡見其慘而委諸臣下也。雖中古以下皆承其旨。重刑獄事。刑部一省最謹其選。讞詞斷案必再四

覆審。再四奏請。視例獲旨。乃敢處刑。吏之失出者無責。誤深者有罰。至貪墨舞文者。則放之。至若死刑。則苟有可宥。多方解釋。不能釋者。天子猶不決也。吏則走出行法之日。雅樂寮鼓吹。故孝德天智之際。聽民誹謗。問民冤枉。沙汰諸國吏。平獄放囚之舉。史相望也。蓋上古之法。止於流死二刑。而文武以後參取隋唐制。加以笞杖徒三刑。亦出懲念。非致其繁也。凡中古以上。天皇每昧爽出御於殿。椅而南面。大臣以下百官椅于左右。設高案于階下。置箱焉。五畿七道訴人至極小民。咸坌入于闕。而群聚于廷。以次進投

狀箱中而退。左右大少辨少納言史外記以次取之。陳諸御前而讀。群臣議而判之。天子時出一語決之。告訴繁多。或至日昃。則即朝堂進御膳。群臣亦食於次殿。一日之訟盡斷無餘。天皇乃敢歸燕殿。歌舞娛遊。群臣亦敢歸安私第。訟獄中有事體重大不可一日斷者。則盤遊皆廢。蓋帝之心以伸民枉。白民冤爲天下之事莫大焉。是以法司諸吏人人自謹。不能以其私心折律。迨至大同時。未嘗廢此制。而及至弘仁時。始廢焉。委諸外朝諸臣。而自居深宮。置藏人以司傳宣。然猶設虛椅子舊位。藏人坐椅旁。聽群議。出入

相達。遂致天下之威柄歸世相之手。天長時始置檢非違使。又分其僚屬六十餘人。巡按諸國。至延喜以後置廳焉。刑部省彈正臺。皆爲使廳所奪。而相家概以黨人充焉。法紀益偏。雖然忠厚之俗猶存。天下之心無不一於王室。卽相家竊柄。亦姑息爲宗。自藤原良房曲赦死囚以後。雖常赦大赦。民輒謂出於藤原氏。藤原伊周射華山上皇。律當斬。而減一等處遠流。未幾召而還。之授以美官。法紀之偏可以知焉。而要之仁厚成習。當時之人蓋不甚怪也。故後三條帝開記錄所。親聽民訟。振其紀綱。以奪相家之柄。然其宗

忠厚戒覆薄者猶如故焉。舊制五位以上及皇親獲罪對法吏者。設別座分之。凡罪人五位以上當死者。聽自盡於家。不加執縛。自弘仁時。藤原中成以右兵衛督犯謀大逆律。以至保元時三十六帝三百四十年。下士以上無抵死刑者。保元之亂。藤原通憲建議曰。非常之變。非常之政。祖宗之風不必襲也。乃論判官源爲義等以斬。平治時。權中納言藤原信賴。左馬頭源義朝作亂。殺藤原通憲。平清盛誅之。其後後白河上皇假清盛手。以流新大納言藤原經宗別當源惟方。自此清盛浸弄威柄。公卿不便於已者。輒執

縛流投。遂流關白藤原基房等。然猶籍朝威而行。至壽永文治之際。源賴朝閑府關東不從已命者。以軍法從事。西伐之後。雖京畿西國無不從其約束者。而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世將之手。平氏被虜者皆致諸鎌倉。斬右大臣宗盛于美濃。先王風化至此而盡。然中世以降。淫縱弛惰。上下相習。法律不足以取信天下。源氏乃信賞必罰。以振其弊。又援朝廷儒生明法律者。爲其僚佐。參酌時勢。立簡約法。以新天下耳。目蓋至此有笞杖徒三刑。其餘律條悉廢不用。北條氏沿之不革。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陪臣之手。時政

義時兇逆無忌。凌轢朝官。至府僚則其不便於已者。輒中以危法。然其竊府權襲藤原氏故術。勉以仁厚攬人心。泰時制貞永式目。東西評定所皆承行之。而時賴貞時之徒。因守不變。此數輩大抵皆長者。以伸民枉。自民冤爲已任。時賴嘗擢青砥藤綱者爲引附衆。藤綱爲人廉明。數爲時賴指陳諸法吏姦狀。時賴輒拔其尤姦猾者黜免之。姦吏少衰。後時賴授政時宗。而老。乃削髮爲僧。野服獨行。周歷諸州。親察士民冤枉。貞時亦景時賴之政。數遣使者。察諸州守護貪廉。以黜陟之。已而所遣使者。又藉威權爲不法。受守

護金不以實還報。而北條氏耳目未之及也。會紀伊
道士某至鎌倉評定所告使者不法狀。貞時驚盡罷
免之。及其老則微行親察之。北條氏之慎刑獄收人
心此類也。至高時世法憲寢弛。貪墨進用。元亨時奧
州安藤某與其族人爭訟。族人爲曲。高時嬖臣長崎
高資納族人賂曲某也。某怒。北歸。據其邑起兵。泰時
時賴以來天下武士背北條氏者始於此。高資猶弄
柄不忌。攝津之渡部氏。紀伊之安田氏等皆叛。海內
訟屈。而天下之威柄得暫復於天子之握。後醍醐帝
初倣後三條後白河例。置記錄所。親聽民訟。銳意從

事。以公恕收民心。以與北條氏相形而恢復之業成
焉。業成之後。記錄所仍舊。楠名和太田富部諸氏以
將臣特旨入直焉。天皇時親蒞。大訟大獄聽斷於此。
置新決所于郁芳門。左右卿相以下大史外記兩判
事。紀傳明法兩博士直焉。直日一月六回。以聽斷四
方雜訴。而內謁旁行。近習之臣。無時潛奏。以助其黨。
源北條氏而降爲將府屬僚。若諸國守護者。中興以
來。卒喪其權。朝士近臣乘勢凌辱之。其采地相錯者。
率矯制侵之。於是來訟則二所斷令如故。而內旨歸
諸侵者。海內又復訴屈。而天下之威柄再歸將家之

手足利尊氏以大度資濟以威斷雖法紀不定時無明制而懲中興之弊勉持公平至義滿之世其管領細川賴之令今川伊勢小笠原三氏草將家法式號曰三議一統大草紙又有十一位禮節者其文書則有御內書下文公帖御敎書奉書數等其號令有邊行施行打渡等名於是徵天下敎書其出於尊氏義詮親手者循故其出於權臣高氏佐佐木氏者則斥之天下大悅義持之中世乃寵赤松滿貞曲斷赤松氏之訟而威令漸廢義教之始政復禁權門請謁署管領廳曰凡訴事者得奉書後十日出對過期者勿

聽已而自倦政又以姪人小辨者之讖殺一色義貫將吏人人自危義政繼之使伊勢貞親司傳宣內謁之行猶中興時終閑天下分爭之端而天下之威柄移其權臣而歸其陪臣之手織田氏與三好松永諸氏角而勝之議曰室町所以不能馭其臣者在於廢法律耳於是以家臣分司京畿訟獄皆宗酷猛其性忌克數治將吏舊罪亦招將吏自危之禍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其將校之手豐臣氏性比織田氏稍大度而其猛暴相若也京畿之政一循前世及至爲關白則朝廷百官及天下牧長皆在其所制其平日待

牧長以下士大夫及治黔首。一以軍法從事。而其慘酷視前古母比。凡大逆不道以至銖兩之姦。一切斷死。號曰一錢斬。謂竊一錢者亦斬也。於是重罪之戮。無復可擬。則加立梟首鋸首凌遲磔炮烙鴟鴞鑊戮赭族等科。差而擬之。諸爪牙將吏承風。皆以毛摶搏擊爲能。末年處其從子秀次於大逆律。令自屠腹。到其子。疑其有遺種也。其後官婦御無少長皆斬之人。莫敢言其寃。豐臣氏初置五奉行兼掌訟獄。戒之曰。大事五人胥議。小事二三人決之。必慎必審。母愛富而惡貧。凡人有三病。私欲也。挾讐怨也。溺嗜好也。而

私欲爲之根。汝輩苟愈其病根。治可幾也。於是其始政猶有可觀者。其用法雖酷。能執柄一時。蓋由此也。凡自武門執天下之威柄。概媿爲一切。其時勢然。不獨豈臣氏也。特北條氏承大亂後。天下小康。故式目頗周。然亦勸誠之令。非律比也。其用法大抵因斷例而擬焉。足利氏以下皆然。方元龜天正群雄割據之際。武田氏用山本晴行之說。創立律五十餘條。施之甲斐信濃諸州。務耕戰便進取。而其民畏而不愛。其國暴蹙。蓋本邦之運未至如西蕃之季。雖戰國爭奪之時。而風氣朴。民僞未開。故律令格式。雖謂本祖宗

之法亦多視外國而誤倣之者。故王家之詳終不如武門數氏之略爲愈也。而忠厚之風我邦所自有。故雖如源氏豐臣氏而其不上刑於士有罪則聽其自盡者猶尚如故焉。此則王家武門所一。皇和之俗所以絕萬國也云。

賴襄曰。吾作法律略。而悲藤原通憲之意久矣哉。王法之不振也。而有由焉。由之不求。乃獨振之。如之何其不及也。吾聞通憲少負才學。嘗題其屏曰。吳桐何日遇知音。夫使通憲而不遇。則後之人將誦而吊之。唯其有遇。乃爲天下之僇士之不遇。未必可悲已。

新策卷之二終

新策卷之三

○八議

○古今總議

天下之大勢。治則不能不亂。亂則不能不治。然而治亂之變。必有所以然焉。我邦治亂其源遠矣。上古明王創治定居。歷二十餘世。無大變亂。當此時也。制度簡易。天下皆兵。而天子爲之將。大臣大連爲之偏裨。因俗而治。務結其心而已。然三十世後。因外國制立八省百官。而至五十世。政權爲世相外家所竊。當時之制。郡縣七道。治以守介。天下軍團更役六衛。有事

則遣將合之。事止則散其兵。以奪其權。及相家之專也。選人於流。文武世官。加以鎮守府多事。關八洲土豪。世隸將家者。因襲之久。如君臣然。然而至七十世。綱紀益弛。二帝爭統。則世將之臣。授釀而起。挾兵力。要爵賞者。始于平氏。而成于源氏。遂托總追捕之名。募布私隸于六十州。以網收兵食大權。而天下之大勢。始變矣。變而未幾。其外家北條氏。陰結人心。以竊其權。傳之九世。而朝廷乘其失民心。以收復舊權。然濫封汰賞。以失其術。又爲足利氏所橫奪。而大權之歸將家者。益定。封少子于東。分功臣爲世襲守護。而

天下之大勢。再變矣。而六世而降。大臣爭權。守護不服。割據吞噬。淆亂塗地。而織田氏遂代足利氏。其將豐臣氏繼之。挾衰王而馭群豪。分山裂河以成封建之形。而天下之大勢。三變矣。三變之治。原再變之亂。再變之亂。原始變之治。治亂之變。易於天下。皆有不能不然之大勢。大勢其猶長川大河邪。當其未變也。雖深淵不可測。而懦弱可玩。及一日洪水騰湧而至。則合億萬之力。莫能制其暴。而問其始則可玩者也。故治水者不諉之天災。而治天下者不諉之時變。苟求所以然。則時變可豫制也。夫變亂始定。君民相近。

文武不分。故雖有姦雄。莫得而窺其隙。而治之久也。制度日文。而國日弱。君日尊。而民日遠。所以內相據其隙。而外將利其弛也。豈臣氏而上至王家。概無不然。而王家及足利氏爲最甚焉。皆其子孫之罪也。然有不可專罪其子孫者。上古之制。立左右臣連。以分其權。而轄諸天子。馭臣之術固宜然爾。中朝乃倣唐制。置太政官。而足利氏。豐臣氏亦立管領大老之族。更轄其政柄。皆使權臣扼其子孫之吭也。然王家郡縣之世。其權臣猶之文吏耳。至封建之世。則其權臣皆挾土地兵馬之力。織田氏所以被禍。亦由此也。夫

封建非失制也。善綸其本末。則封建乃所以制權臣也。當夫中朝。苟分封皇族。小而多之。使其力足維本。而不至勝本。則可以壓權奸之心。可以控制如源氏者。源氏亦徒務强本弱末。而不知出於此。所以孤立自斃。均於王家也。足利氏之封建也。蓋似知此矣。然不小而多之。而大而少之。急於攬其心。而不知中興。所以失豪傑之心。乃由此焉。而織田氏。豐臣氏亦復因之。宜矣。三氏之末。大不掉也。且夫封侯維本者也。權臣馭末者也。馭末之權臣。不宜與維本之力。而維本之封侯。不宜授馭末之權。權力相持。而人君得以

制其間。今三氏之所以常亂者，卽維本者。是其所以常亂也。三氏之所以常亂，不獨此也。封建之世，最不可不慎擇其居也。居之得便者，莫若源氏北條氏。蓋本邦地形，東北爲腹背，西南爲股臂。據其腹背而制其股臂，是二氏之所以勝王家也。而後之三氏因王家而居，誤矣。王家自有可因者，兵制是也。源氏北條氏因之，一其兵民。彼士馬所以精強，不徒地利然也。及大勢之再三變也，囿兵于城而取餉于民。其民弊，其兵冗，其將持權而動。王家上古詎有此邪？然王家之中葉，業已漸不守此制也。彼大勢之所以始變而流爲五

氏原乎？此而已矣。吁！使夫上古明王出於中葉，則其居不必乎此也。其制不必郡縣也。然其制兵也，一文武也。維民心也。分大臣之權柄也。因之者治，不因之者亂。故唯上古之制，爲少失也。夫制近上古，而事便於上古者，苟善守之，其治豈有涯哉？故治天下猶治水。捕蛟龍，搏鼈鼈，遏萬里奔流，而放之大海者，創業之主也。守其防者，子孫也。中葉及五氏，其創業固失其宜，而子孫亦有招橫流之變者。後之人乃諉諸天下之大勢，不能不然。而不知制之之術，甚易見也。術者何乎？曰：因其所以治，而革其所以亂。是之謂能制。

天下之大勢。

國勢之衰。每由舍我所有而倣人所爲焉。夫我所有。便於我者也。人所爲。便於彼者也。便於彼者。必不_便於我。猶便於我者必不_便於彼也。况彼我共便者在我。而彼我共不便者在彼。乃舍我而倣彼可乎。平安勢衰。奪國於武人。原其所由安在乎。保元建久之際。將帥之勢。積重不回。乘釁而起。邀功賞而不可制。又從而相噬擠。至却朝廷而要私利。由此而衰歟。曰否。大安而降。執政大臣藉外威之親。以一人管轄諸政。而天子贊于上。選才以格。列植私黨。蟠據要路。牢不

可拔。由此而衰歟。曰否弘仁之朝始置傳宣之官。天子不親政。盤舞歌咏肆於上。而兵農訟獄壞于下。田此而衰歟。曰否。然則平安之衰果安由哉。曰嗚呼何迂哉。由倣唐制也。我皇和自有制度。貴簡質不貴繁文。有縣主。有屯倉首。有郡長。有國造。而皆轄諸天子。獄讞稅政。無不親聽。大臣大連分四五員。而左右之有阻化方命者。則親征之。不則親王代之。公卿爲裨。齊民爲伍。雖其常乎。簾弧以莅。雜臣民角獵。其簡質也如此。是國勢所以憚四夷也。自從大化馴致天長。始數通李氏。美而倣之。彼有專相。故我置大政一員。

彼有六曹。故我置八省。彼有守令。故我置國司。彼有北衙六軍。故我置六衛。彼有節度府。故我置鎮守太宰諸府。彼有內侍。故我置藏人以司傳宣。然後黃袍巍冕。高坐深殿。都愈吁咈以治。驅闔國之民而衣冠之。造刑律以束之。其繁文也如此。君民於是漸隔。而天子終不親政。政權於是漸偏重不一。而外戚終蟠據要路。文武於是漸岐。賤武溺文。官政偏枯。而將帥之勢終積重不回。至不可制。則海內人情安武人之簡質。厭朝政之繁文。而國奪於武人矣。夫便於簡質。而不便於繁文。萬國之通勢也。而舍在我之簡質。而

倣在彼之繁文。平安之衰。職是之由。後之治國者盍
監焉。然而世之拘儒瞽生。動美西土。而陋皇和。欲以
衣冠文物變祖宗馬上之制。使人主從之。則幾何而不爲平安哉。

○前錄倉議

壞王權而不自探之。授之於已之僕。是源氏之業也。王家之制。州郡之政。分之守。介掾目。藩府之政。分之將副監曹。而皆總之八省諸司。兵食大權常在天王之握。而至文治建久之際。州郡之政悉爲藩府所總。而八省諸司從爲虛器。王喪其權。天下有大盜而攘之矣。源氏乘綱維之弛。而竊據形勝之地。開府置曹。自取將帥。與其謀主謀。請各州守介之外。莊園鄉保置地頭。國司置守護。逐畝分稅以充糧餉。以護王土。而追捕亂後之盜賊。朝廷劫于其威。悉聽其請。則分

黨人于七道。而自總之。一舉手而悉攫取分食之利。是乃彌捕盜。而自爲盜也。彼經營辛苦。以收千載以來不拔之權。而後悉刈天下可疑可慮之人。殺其外而強其內。蓋欲傳諸子孫。使長操其權也。而至承久之際。禍發其疑慮之外。子孫悉斃於姦臣之計。而嚮之所辛苦而取者。瞬息之頃。又墜于人手。原其所由。則源氏自授之也。源氏世食武藏相模等九大洲。而天下糧稅不與焉。是宜分以封諸弟。或分授遠方數州守護。握重兵于外。以壓內姦之心。苟根本之力十倍其所分。彼此犄角犬牙相抵。以箝制之。則諸弟雖

有雄略。亦何能爲。凡創葉之主。慮其子孫者。必強其內。又固其外。內外相形。然後長久。外無親藩宗室之固。則內之姦臣。無所顧忌。王家失權。亦出於此也。而不改其轍。姦臣之所忌。吾伐而刈之。以安其心。使其雍容然扼吾子孫之吭。而奪之權。雖其盜攘之報宜然。而非源氏之授而何。故曰攘王權而不自操。授諸已僕。是源氏之業也。

○後錄倉議

天下之事。有分有勢。天子在上。群臣在下。下至陪隸胥徒等級分明。不得悖而亂之。是所謂分也。然在上以其能撫下也。不能撫下則民心去矣。民心去則天命變矣。天命變則在下者或升在上。代撫其下。人莫能爭之。是所謂勢也。故在上者宜畏其勢。而在下者不可以勢爲口實。在下者宜敬其分。而在上者不可以分爲憑恃。分之與勢。常相持。而天下之事無不當也。此說也。吾於北條氏得之。北條氏之悖逆甚矣。以陪臣執國命。始欺其主之孤兒寡婦。設陰謀以使其

主之骨肉黨與相屠。相屠而至漸盡。然後袖手徐起。以收其權。然猶狼顧惆疑。憚公議也。乃取主人之子代以爲主。而陽尊之。然幼輒立之。長輒逐而更之。不翅如狗豚。天子憤其然。謀討滅之。則舉兵犯闕。取而幽之。廢一帝而流四帝。終分皇統爲二。覆互錯。綜如奕棋然。其悖逆不亦甚乎。而總攬六十州之權。在萬民之上者及九世。何也。以撫字其下也。北條氏之撫字至矣。自儉而豐。民級租稅。平獄讞。以使海內之民各得其所。爲已之任。屢發使巡按諸道。問民疾苦。而察吏之勤惰貪廉。信賞必罰。粗無偏私。至有水旱螽

飢則興發賑之。凡中世後武人爲大君者衆。而無北條氏苦也。何其撫字之至也。而其斃也忽焉泯焉莫之或救。何也。以悖逆其上也。雖悖逆之甚。以撫字而暫存者。不可爭之勢也。雖撫字之至。以悖逆而驟斃者。不可亂之分也。彼當其未斃也。蓋口實其勢。自謂天下莫能爭我。以至悖逆無忌。亂乎其分而自取亡滅。然中朝帝王自憑恃其分。驕逸日甚。其所以爲政止於歌詠禱祈。至撫字下。民之任。則如不聞知。視武人如奴隸。而視陪臣如糞土。豈圖我之糞土視者乘勢而興。代執國命哉。吁乎。後之爲人君者。常鑒北條

氏之所以興而爲人臣者。亦無忘北條氏之所以亡。則上下之福豈不兩全焉乎。

○中興議

役使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背我。是果何術以致之乎。高爵以勸之乎。顯位以勉之乎。大國廣邑以維其心乎。此皆非也。高爵彼將適惰。顯位彼將適安。大國廣邑彼將適飽而去。此豈其術哉。元弘之事已成復敗。議者皆謂帝賞武人不足。所以取敗。我獨謂賞武人有餘。所以取敗。何則。足利尊氏游移觀望。挾其閥閱而投帝之危懼難蹙之時。以期殊寵。常有德色。帝果大德之。降挹寵護。唯恐失之。唯恐傷其意。高爵之顯位之。太國廣邑之。無功而爲群帥之上。彼計中

等得。始有褻玩朝廷之意。陰窺竊望待隙而起。一去而不可復維。是由有餘而背上也。新田義貞有將才。而器量讓於尊氏。竭力以殲大猾者。不過欲伸其積屈取一王爵以光榮門地而已。帝知其功迥出尊氏之右也。是以不得不使比之。乃亦高爵之顯位之。太國廣邑之出其望外。彼始也翹然自喜。中也快然自足。終也偃然自安。山門之捷不究追尊氏。以誤大機。宜者願之已盈。莫可復勸勉之也是由有餘而不爲上用也。帝之失其術。恢復所以敗莫大焉。且夫彼之有餘。此又必欲有餘。故不得不厚賚於諸有司臣也。

有餘於彼。必不足於此。故不得不已與復奪。加稅興利也。種種敗端。皆生於賞武人有餘也。議者又謂蓋獨見其已與復奪者。以爲賞之不足也耳。於乎使帝知其術。則雖賞之不足。足以勸勉而維其心。何必高麗顯位大國廣邑爲哉。彼尊氏義貞。武人之最雄鷙者也。最雄鷙者。已勸勉而維其心。則如彼赤松小貳小堅子輩。饒使其怨怒而背。使此轉彼猶饑鷹之於弱禽耳。議者又謂當時之勢。不以高爵顯位太國廣邑。則彼最雄鷙者。怨背不爲用。滋甚矣。此亦非也。當時非承於北條氏乎。北條氏盛時。武人未有過五位。

者。未有全食一州者。而未有一人怨背之者。未有一人不爲其用者。亦在役使之術如何也已。

新編卷之三

賴氏正本

室町議

制天下之势者必重其本又彊其末。末不強無以維本。木不重無以御末。故擇地之外險內沃而兵精者而居之。使海內士民偏聚于此。末日輕而本日重。以重綱輕。所以御之也。擇宗族勲舊封諸大國。而列植四裔。裔末強固。則本基不搖。所以維之也。末雖有強國。爲本所御。故不能叛。本雖有重臣之變外敵之患。爲末所維。故不能肆且橫。本末不相通而相形。是善制變者也。室町氏之制其勢。其有見於此乎。論者皆誹其封東藩貽京府害也。吁。封東藩乃貽京府利也。

尊氏何不知關東爲便京畿爲不便乎。而棄彼居此者。慮南朝也。既不得居之。亦不可與人。故舉其宗族封焉。使與京府相形而椅^中南朝。强末以維本也。故京府四世外。患^下有如^中南朝^{如^中菊池北畠氏}。內變有如^下師直道譽^中。氏國清義弘^上。而隨興隨熄。本基不至動搖者。東藩維於其末也。然自義滿已猜而圖之。及至義教終乘其內訌而滅之。東藩已滅。錠血未乾。而有南孽之變。有滿祐之禍。有宗全勝元之難。禍害延於七世。竟爲權臣陪隸所^上蹙者。失^下末之維而本以搖也。夫權臣之性。豈忠於義持以前而邪於義教以後也。

乎。亦外顧有禁其心與不也已。是尊氏所以豫制勢於其末也。夫氏滿輩用八州精兵。而不敢遂叛者。海內士民固偏聚京府。其勢日重。雖四散卑弱之地。亦足以御其末也。且也。八州不^下隸甲斐信濃。則不爲國何哉。沃而不險也。故自古未有以無甲斐信濃之八州。而能得海內者也。尊氏之豫制勢於其本也。亦如此。何得誹之以爲貽害子孫乎。子孫變尊氏所制滅夫東藩。自絕其維。故至生害耳。所謂變制者。不獨滅東藩也。不使本末相形。而使本末相通。亦其一也。尊氏之世。師直賴章之徒爲執事。皆封不大者也。封之

新 第一卷
大者特取於其強末而不授以根本之權而猶或至倍叛。至義滿則立管領三職。以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更爲之。斯波爲宗族細川畠山爲勲舊皆封大國亞于八州而強末者也。而授之以據本御末之重權。其可當乎。義教以後之禍害已成勢於此矣。况加之以東藩之滅。此輩亦何所顧忌哉。是之謂不使本末相形而使本末相通。已絕其維又墜其御室町氏之所以失勢。其恐出於此歟。

安土議

創業之主封建其國者無不欲其長服我而不肯叛我。於是乎悉芟昔者之外藩而周酬今者之家臣而後其國盡爲我僕妾也。以爲是可以長服也。而背叛相踵焉。其或存外藩而家臣其半者。猶未盡爲我僕妾也。惴惴焉恐其或叛也。而長服何哉。外藩家臣相半者。外藩漏於芟者也。必少而大。家臣欲酌而不充者也。必衆而小。以衆而小者見少而大者。則其勢猶有主客之分。而常有內嚮陪屬於上之心矣。夫然後足以威服外藩。是外藩家臣盡爲僕妾也。悉芟外

藩而周酬家臣者。家臣之封少而大。其勢比肩外藩。
而抗于君焉。有欲爲君所爲之心。所屬外藩亦恐終
被芟。疾視相危。是外藩家臣。盡不爲僕妾也。故盡爲
僕妾適盡不爲僕妾也。不盡爲僕妾。適盡爲僕妾也。
盡爲僕妾則服。而不爲僕妾則叛也耳。安土氏之弑
於叛臣。人皆謂由其太薄於臣。我以爲不然。安土氏
亦所謂欲盡爲僕妾者也。故屏東諸侯。而芟西諸侯。
屏西諸侯。而芟東諸侯。其所芟盡賜家臣。四五臣各
封二三州。何爲薄乎。然外藩固多叛。而家臣之勢亦
與君抗衡。是以刻責一下。乃忤視而起。噬而顛之。自

代其位。其餘二三臣僕亦相踵角立。爭奪君之遺業。
視君之胤子。如狐豚腐鼠。捽而去之。噫。向使安土氏
不盡芟外藩。因而撫之。衆封家臣而薄小之。則外藩
易服而海內早定。必矣。而家臣亦皆自視異於外藩。
而嚮服之。雖被箠罵。而謂僕妾所當然。不敢以怨。雖
怨。而其力不能叛。雖叛而其餘者畏外侯之窺釁。其
勢相合。相保立胤嗣而共護之。必矣。唯夫欲盡爲僕
妾。是以太厚其力。唯夫太厚其力。是以至離叛而不
合。故安土氏之亡。由其太厚於臣也。非由其太薄於
臣也。

大坂議

人主之所恃以馭世者。爵祿而已。可以貴人可以賤人者謂之爵。可以貧人可以富人者謂之祿。人主操貪富貴賤乎。人之權而人臣待之以貪富貴賤矣。不然何以能馭之乎。然不善操權。褻而濫之。使爵祿輕。善操權者。節而時之。使爵祿重。爵祿重則一紙之文。數升之俸。受之者踊躍而得之者感戴。爵祿輕則今日割十郡。明日割十郡。朝廷之上除目如雨。受之者以爲當然。而得之者不德乎。上以爲當然。不德乎。上則其心各自爲之。踴躍感戴則其勢羈絏于上。人主

苟使天下有羈紲于我之勢而無各自爲之之心。則爲善馭世者矣。大坂氏之馭世。芟而定之。總而攬之。功烈之盛。近古所未有也。而二世輒亡。蓋天之啓真主也。然原其所由。亦使爵祿輕也歟。挾天子令天下以朝廷名爵爲濟私之具。武人卒吏或至列朝班。用此而四略。剗三備。躡攝津批。越前。刈紀伊。鋤四國。擣九州。擘關東。而壓陸奥。四海之內頃刻爲其所有。動舉數州之地以封將校。賈豎賤人或至爲司牧。海內之土已不給。則又欲包朝鮮而取明氏。以之窮兵力失民心。國祚愈促。非爵祿之輕乎。是故以此富以此。

貴者皆以爲當然。不德乎上。乃有各自爲之之心。彼柩肉未冷。而社稷爲墟者。出于此也。世乃稱其善攬英雄。嘗譬之捕獸。餌其所嗜者。邀而捕之。然操餌於我節而與之。然後可以羈紲於我。散餌於地。飽其腹。則始也雖驟來乎。終也各自奔躍而去矣。彼輕爵祿者。亦徒攬諸一時耳。豈百世常馭之術哉。雖然當其攬諸一時也。弄大猾于股掌。百萬之兵伸縮起伏。唯其所麾。應仁以後。百有餘年之亂。乃以頃刻定之。抑何雄也。其輕爵祿亦頃刻定之之計耳。吁。其所以得天下於頃刻。乃其所以失天下於頃刻也夫。

新

第
卷之三

東丘正本

新策卷之三終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1087